

# 卷之四

见人之得，如己之得。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

传曰：文殊问道於维摩曰：如何是道场？维摩曰：平心是道场。赵州问道於南泉曰：如何是道？南泉曰：平心是道。然则平心，即道欤，道场欤。欧阳文忠修好贤乐善，常以平心为难。彭中丞思永好学不倦，常语人曰：吾不为他学，自幼即学平心。然则平心果难欤，须自学欤。大抵心之为物，即体非有，随用非无，必欲平心在我而已。夫复何难。前辈为难者，叹无人也，示後学也。世之见人得失，不能如己之得失者，必不晓此。惟其不晓，是以物我常胜，罪来集身，如水归海，日成深广，尚何足以道场与道之说而告之哉。昔薛瑗身相燕国，不能平心见人有所得，如己有失。见人有失，如己有得。未尝荐一士，举一贤，有可称者，嫉之如仇，遏截使不得进。晚岁，一子死於狱，余皆盲聋喑哑，伛偻颠痴。时公明子阜见而怜之，因诘责曰：此皆缘汝心行不好，罪当灭门，诸子虽尔，未足以尽子之罪。瑗闻大惧，恳求救护，子阜於是以前松子中诫授之。瑗誓志力行，仅全一子。所谓中诫，果何书哉。窃尝伏诗，其与此篇，无以异也。大抵皆是指人之错用心处，其为技罪，最为有力。薛瑗敬受中诫，而能得免灭门。周箴宣扬此篇，而能得脱饿死，不有力乎？呜呼，世间万事，转头即空，惟有恶因，长为身累。今注此书，正所以发明此说也。知有此书者，不可不求一读，既读不可不行。信能如是，异日生死路，当得大力也。

赞曰：

百篇之书，穆誓殿後。人之有拔，视若己有。民不协极，未离于咎。洪范之君，锡福均受。非曰为人，待己则厚。

不彰人短。

传曰：马伏波戒子孙曰：闻人有过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而言。此已自尽夫太上所谓：不彰人短之说也。至於龟山先生则又为之语曰：口固不可得而言，耳亦不可得而闻。此则又出於马伏波之说，向上一头地也。大抵人处尘劳，不能无短。然短自其短，何与於我。在我只消一个不闻不知，则其短，终不自我而彰。苟或一语彰之，则其短不免传播。闻望自此而减，素守自此而隳。诘此之由，咎当谁执。当知好彰人短，君子有所不为，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。昔龟城之民，有祝期生者，为人猥薄，好彰人短。人有体相不具者，讥笑之；妍美者，嫉毁之；愚昧者，轻侮之；智能者，评品之；贫者，鄙薄之；富者，讪谤之。官僚，则讪其阴邪；士友，则发其隐由。门阀才望，皆出其右，无可拟议者，则必巧求其短曰：乃祖微人也，乃父鄙人也，母家工商也，妻家狙佞也，其弟不良也，厥子不肖也。有小过者，亦必溢词增饰，以成其短。事无巨细，一切如此，乃至以无为有，以十为百，以疑似为端的，以偶然为故犯，以不得已为优为，以错误为情实。度其人可欺，即面折之，众辱之，过毁之。待他人亦如此，待亲族亦如此，平生知识，无不在其贬剥中。甚者，目父母为顽器，目兄弟为管蔡。或教人兴讼，已复和之；教人诅马，已复证之。习之既久，不以为非。晚年忽病，舌黄每作，必须砭刺出血，数升乃已。既而复作，又须刺之。一岁之间，作者五七，痛苦切至，殆不可言，竟至舌枯而卒。此事与道士章齐一好嘲诮人，竟至嚼舌而死一也。然则彰人之短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我所自立，欲为圣贤。彼亦人耳，何独不然。邂逅有过，尚可涤湔。一播其迹，终身之誓。是以掩恶，君子贵焉。

不衒己长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良贾深藏若虚，盛德容貌若愚。孔子曰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，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。大抵人之为人，其可略无所长。苟有所长，自当如是。要在益加韬晦，善自涵养，必使日新又新，然後可以成德。苟或不然，不免轻躁衒露，自呈褊浅，岂所谓：盛德容貌若愚，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。是故欧阳文忠公修长於文章，每对客论谈，则言政事，而不及文章。蔡端明襄长於政事，每对客论谈，则言文章，而不及政事。此皆自晦者也。惜人不知，多至自衒。昔李泌极聪慧，年七岁，已能文，尝赋《长歌行》曰：天覆吾，地载吾，天地生吾有意无。不然绝粒升天衢，不然鸣珂游帝都。焉能不贵复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气多良图。请君看取百年事，业就扁舟泛五湖。歌成，莫不称赏。独张九龄力戒之曰：藏器於身，古人所重。今君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，宜自韬晦，庶几成德。况童子乎？若为歌诗，但只赏风景，咏古今，勿自扬己为妙。泌若有悟，泣谢再三，从此不复自衒。竊使不已，安能成德，为一代之名相乎？当知人有所长，切忌自衒。

赞曰：

三才并立，曰天地人。纲纪两间，系人一身。自贤而圣，由圣而神。顷刻满假，其德不新。颜渊如愚，端可书绅。

遏恶扬善。

传曰：遏恶扬善，在易谓之君子，在篇谓之善人。《易》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，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然则遏恶扬善，即为顺夫天德，休物之命乎？天之休命，果在是乎？大抵人非尧舜，安能每事尽善。其不善者，即名为恶。我能为之遏之，使之不至自弃，复得勉而从善。人谁不贵於善，一言一行，苟有可取，即名为善。我能为之扬之，使人皆得闻知，争相率而为善。天之休命，岂不然乎？天之休命，本如此；我今於物，亦如此。岂非顺天休命乎？《中庸》曰：舜，其大智也与，隐恶而扬善。舜尚如此，况余人乎？是故赵康靖公槩，专以掩恶扬善为务。邵康节公雍，乐道人之善，不及人之恶。此皆得夫遏恶扬善之说者也。惜人不知，成人败人，皆在一言。言之出口，其可不谨。昔寇莱公之在镇也，因生日，造一山棚，为监司所奏。上大怒，玉音甚厉，谓王文正公旦曰：寇准每事必欲效朕，何

也？文正曰：寇准诚贤能，但驂耳。上曰：但驂耶。遂不复问。彘非文正一言，则山棚之怒，安得便霁；贤能之说，安得上闻乎？王文康公（）治蜀，盗无轻重皆论死。有谤其大苛，会刘焯召还。真宗问曰：凌策与王（）治蜀，孰优？焯曰：凌策值岁丰，故得以平易治之。王（）值岁歉，虑民为盗，不得不绳以法，易地则皆然也。真宗善其言。彘非刘焯一言，则大苛之疑，安得遽释；皆然之语，安得上闻乎？此遏恶扬善，太上所以称为善人，《易》所以赞为顺天休命者也。

赞曰：

善恶之念，实同一初。举抑进退，如转轳鲈。遏彼扬此，系其机枢。春意所感，百蛰昭苏。易顺休命，其天心乎。

推多取少。

传曰：推多取少，似主兄弟言之。大抵义属大伦，临财自当如是。苟或反是，义复何在。况财者，尤贵乎义。天之察人，多在乎此。今日取多，岂遂多乎？今日取少，岂遂少乎？昔薛包与兄弟析产，奴婢取其老者，田疇取其荒顿者，器物取其弊折者。徐积与二叔析产，先请二叔毕取所欲，惟余一篋图书、两间弊屋，积怡然受之，略无愠色。又如：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神，东染世衡之但取图书，杜正献行之尽与诸昆，杜神童淳之悉与季弟。此皆推多取少者也。至於官爵，亦有推而受者，如申积中两遇郊恩，悉推以官其二弟。徐禧恩命已下，复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。彼锱铢必校，尺寸必争者，旋踵破败，何足以此而语之哉。

赞曰：

知雄守雌，大白若黑。不贫为宝，老氏之蓄。自广狭人，岂曰盛德。意防侈大，身务捡抑。徒以财言，未尽天则。

受辱不怨。

传曰：按《涅槃经》，昔有一人，赞佛为大福德相。闻者乃大怒曰：生才七日，母便命终，何者为大福德相？赞者曰：年志俱盛而不卒，暴打而不瞋，马亦不报，非大福德相乎？怒者心服。大抵惟有福德，方能如是。惟能如是，乃有福德。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可窥，不闻本朝大福德者？昔吕蒙正拜参政，将入朝堂，有朝士於帘下指曰：是小子，亦参政耶。蒙正佯若不闻。既而同列，必欲诘其姓名，蒙正坚不许曰：若一知其姓名，终身便不能忘，不如不闻也。富文忠公少时，尝有诟之者，文忠闻如不闻。或以告之，文忠曰：恐骂他人。曰：明呼公名弼。曰：天下岂无同姓名者。竟至不问。此固文士，或亦能之。若夫武臣，而亦能者，诚亦可取。狄武襄为真定副帅。一日，宴孙沔。有刘易者，亦与座，易素疏讦，见优人以儒为戏，乃勃然曰：黥卒乃敢如此。甚至诟骂武丧不绝口，俄又掷樽俎而起。时孙沔观武襄气殊自若，不少动笑，语愈温易。归方自悔，则武襄已踵门求谢矣。王吉为添差都监，从征刘旰。吉谨愿寡语，状若无能，动辄为同列诟斥。吉不问，惟尽力王事，奋不顾身，竟能冲破贼军，迁统制。非气量超越，能如是乎？此皆有前程，享福德处。孰谓佛语，为不然乎。

赞曰：

颜子不校，随会能贱。下惠袒裼，师德唾面。称美当时，垂芳记传。心和气平，笑观物变。虚舟飘瓦，吾又何怨。

受宠若惊。

传曰：太上於《宠辱章》曰：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今於此篇又曰：受宠若惊，然则受宠，果若惊乎？大抵福兮祸所伏。当受宠时，不无盛满。万一盛满，则便有无限祸事，伏乎其间。一旦宠失，祸必勃至，岂不果可惊乎。是故君子受之，常若惊也。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，知平江，即通判郑州，寻拜右正言知制诰，改集贤殿修撰，迁翰林学士，拜工部侍郎，参知政事，加同平章事。从封泰山，祀汾阴，兼玉清昭应宫，使迎奉圣像，天书刻玉。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，使拜太尉，兼侍中，晚年官益重。每家人出贺，必止之曰：遭遇如此，愈增忧惧，何可贺也。及为朝修使，自禁中乘车辂出都门，百官饯送，莫不交口称赏公之荣遇。公则不然曰：但觉反侧不安耳。他人处此，能如是乎？张忠定公咏之，拜吏部侍郎也，谓所亲李昉曰：今蒙圣恩，擢为天官少宰，可畏，可畏。若转下而思，则身不危；转上而思，则恐必败。栗栗若有惧色。他人处此，能如是乎？惟其如是，所以能有其宠。苟或不然，不免立取祸败，不闻卢多逊与种放之事乎？卢多逊初拜参政，服用渐侈。其父亿即愀然不乐曰：吾家世儒素，一旦富贵，遂至如此，未知税驾之地矣。多逊不能念父之言，竟以事败。种放初为朝廷所召，声名大振。其母即恚谓放曰：五口劝汝勿聚徒，无求名，今果为人知，不得安处矣。放不能念母之言，竟以名败。此皆受宠不能若惊者也。

赞曰：

牺尊青黄，乃木之灾。孤犊衣绣，宁活草莱。轩冕所寄，外物傥来。贪荣保存，祸身之胎。夫知道者，可不惧哉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四竟

◎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44:38

♣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44:50